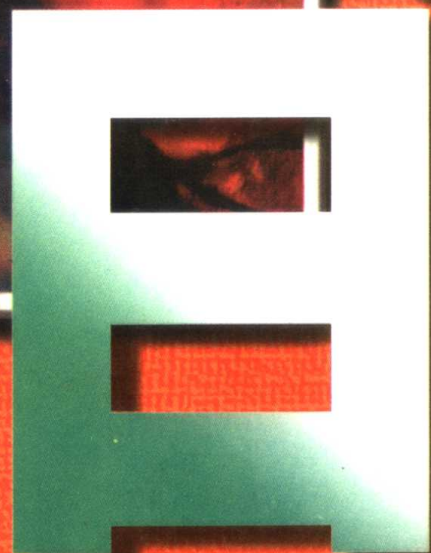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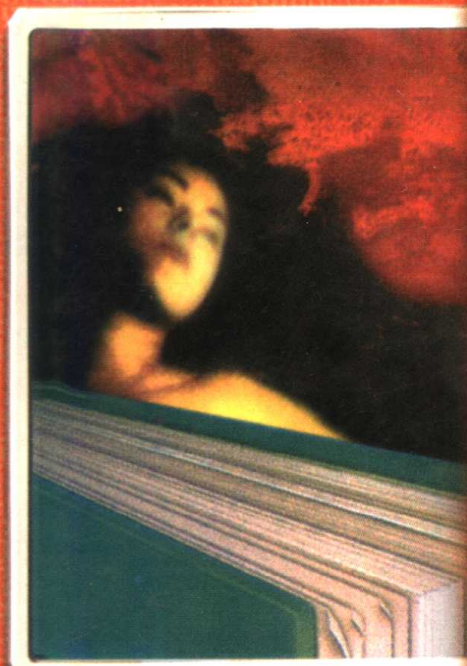


雪晴
著

绿皮

一个母亲绝密的日记
破译了一群后代男女的恩爱情仇



记

妈妈，女儿
能爱他吗？
妈妈，他的
爸爸是谁？

母亲私情影响儿女私情

延边人民出版社

绿皮日记

雪晴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皮日记/雪晴著.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2.2

ISBN 7-80648-728-X

I. 绿… II. 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第 005735 号

版式设计:向 宁

责任编辑:肖玉梅

封面设计:刘梁伟

绿皮日记

雪晴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印刷厂

印数:1-5000 册

850×1168 毫米 32 开

8 插页 13 印张 250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728-X/I·206

定价:23.80 元



22岁芳龄，14岁开始创作小说的雪晴

雪晴，原名刘娜。女，1979年10月2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市。现在《绥化日报》社工作。14岁开始写小说，17岁开始创作25万字长篇小说《绿皮日记》。历时四年完成。

这是被誉为“巴蜀怪才”的著名学者、作家冉云飞读完《绿皮日记》后的题词。由“绿皮”变“录批”，冉氏之意在于，上代人在生活中犯下的“错误”，下代人是“批判”呢，还是“谅解”？当然，作为父母亲的“错误”，应该是伟大的错误，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里犯的特定的错误，这也正如著名诗人孙建军所讲的，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只有这样读，我们方能读懂母亲。

题词人简介：

冉云飞，男，土家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文学》编室主任、副编审，出版有《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沉痾》等书，正在写作《中国告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得主。

题词人简介：

孙建军，男，汉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研究室主任，国家一级作家，著有《疯人独语》、《非常朋友》等书，正在写作一部找不到书名的书。

人生是需要反思的，一位
美丽女孩的《流皮日记》
完全可以当作“流批日记”
来读。

丹雲飛

2000年春于



一 玫 瑰 佳 人

她最喜欢红玫瑰。

其实，她就是一朵最美的玫瑰花。二十来岁，正是玫瑰花展瓣开放的年龄。

她拥有一个玫瑰般美丽的名字——嘉仪。单姓一个周字。她的父亲，在她的记忆中根本没有留下明晰的印象。早在二十几年前，他就撒手西归了。留给嘉仪的只有这一个“周”姓。

独生女的她和妈妈同住。嘉仪的妈妈，一个不苟言笑的女人，与嘉仪相依为命二十四年，却很少对她讲过她的父亲。嘉仪只知道，父亲名叫周政文。他和妈妈那张合影相片就悬挂在卧室墙壁上。

多少次，嘉仪站在那照片前。望着面带忧虑的妈妈和有几份傲气的男人。这男人就是我亲生父亲么？为什么妈妈不提起他？是妈妈不爱这个男人么？既然不爱，他们又为什么会结婚，为什么会做爱产下我？想到做爱，嘉仪的脸上不禁漂起一抹红晕，自己真的就是这个男人的精虫变的么？



虽然有时嘉仪也出于好奇，询问关于她英年早逝的父亲的事情，但每每此时，妈妈的脸上总笼罩着一层愁云。嘉仪也只好不再追问。但久而久之，嘉仪便更加清楚地直觉到：爸爸和妈妈之间，一定有一些非同寻常的经历。

更令嘉仪疑惑不解的，便是妈妈那个一直上锁的抽屉。嘉仪经常看到，妈妈把一个翠绿色的日记本放在里面，之后马上上锁，似乎唯恐有人看到那个日记本里面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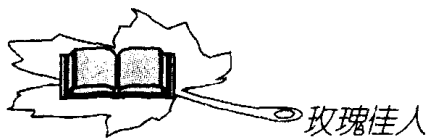
妈妈，真是一个令人读不懂的女人。

神秘感和好奇心毕竟不可能终日笼罩嘉仪的心。因为，她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她在一家大公司任总经理助理的职务。外型的姣美绝伦和业务的娴熟至极，使她较其他女职员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刚进公司不久，她便登上了总经理助理的宝座。

总经理助理，这是个令许多女孩望尘莫及的位置。尤其在这家名为“港星”的电子公司，公司的庞大规模自不必赘言，最最至关重要的，其实还是公司总经理杨伟声。何出此言？毫不夸张地讲，他的魅力的确让人无法抗拒。许多见过他的女孩都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太帅了，简直就是个天王巨星……”

杨伟声的特点可用冷峻、英挺来形容。作为一个总经理，他的脸上却少有笑容，讲话也是言简意赅，声音里有着高傲与冷漠。就单凭这一点，许许多多为他痴狂的女孩子便不免有几许怯色，敢于直言表白的便更是凤毛麟角。他那双眸子里射出的傲视一切的目光便已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但是，谁都可以看出来，他对嘉仪不同。

他和嘉仪之间已由上司和雇员的关系飞跃到了另一种关系。其实，这像是一种伦理中的必然：俊男、靓女，谁会说他们不是珠联璧合？不必用语言表达，单是从二人如一道亮丽的风景出现在哪个公共场合时，所吸引着的那一道道或羡慕或嫉妒的目光中，就可以肯定这二位是天作之合。

对这点，二人自然也深信不疑。

现在是下午五点半钟，伟声和嘉仪对坐在“伊甸园”酒吧一角。伟声一袭灰色西装，系着领带，绅士味十足。而嘉仪身着白色套裙，依然楚楚动人，亭亭玉立。

伟声的俊脸仍然冷峻，只是他的目光柔和多了。嘉仪和他对视许久，面带嗔色地说道：

“伟声，可不可以笑笑，你的冷酷令我不寒而栗。”

伟声翘翘嘴角。嘉仪调皮地故作气愤状：

“怎么，这也叫笑？伟声，我不相信你不会笑，一定有什么事情令你伤心，才会这个样子的。”

伟声盯视着嘉仪，不疾不徐地说道：“是吗？”他似问非问，兀自说下去：

“生活本身就是现实的，现实再残酷不过，面对现实生活，也许更多的是平凡与无奈，即便欢笑，也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而且，开心未必一定要写在脸上，笑容也不代表真实的心情。你说对吗？”

“嗨，俨然一个演说家嘛。”嘉仪望着伟声那两道浓黑的眉毛和一双深邃的大眼睛，心里说不出的喜欢。她眨了眨长睫毛，继续说道：



“但我喜欢冷酷的人。正是因为冷酷，才使人有一种安全感。”

“你别忘了，冷酷常常和无情划上等号，你说你喜欢冷酷，就不怕冷酷无情？”伟声认真地问道。

嘉仪轻轻地一笑，“不。冷酷是人的外表，我时刻坚信，你冷酷的外表下有一颗火热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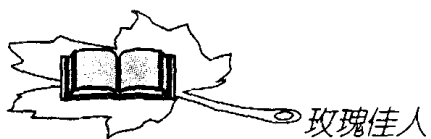
伟声抬起手，拍了拍嘉仪一只纤手，说道：“你对了。”

作为同样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们二人俱各有众多追求者。就说公司副总经理刘冰茜吧，从杨伟声到公司任职的那天起，她就一直单恋着杨伟声，但一直没有勇气表白。待他下定决心表白的时候，周嘉仪的出现令他所有的希望化成了泡影。刘冰茜可说是个女强人。在商场上，她是个游刃有余，驾轻就熟的合格女上司，更是个珠圆玉润，艳帜高张的美女。但她在情场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败者。因为，尽管她穷尽心机在杨伟声面前表现自己，甚至有过撒娇撒痴的时候，却不曾换来伟声对她的动心。

所以，她恨杨伟声。但她更恨周嘉仪。因为嘉仪夺走了她的最爱。类似她这样的好胜心强的女人，最不堪忍受的便是失败。她心里的恨与日俱增，却从未表露出一丝一毫。

擅长伪装，是她的另一突出特点——可说是优点。该哭的时候，她的眼泪如同自来水般，随时可以把自己扮成梨花带雨模样；该笑的时候，即使刚刚哭过，她也可以笑成一朵盈盈桃花，或嫣然一笑，或莞尔一笑，或回眸一笑，总之，千娇百媚，风情万种。

刘冰茜——一个深藏不露，难以琢磨的女人。



现在，刘冰茜坐在停靠在路边的轿车里，看着杨伟声挽着纤秀高颀的周嘉仪，走进他们的车里。啊，他们要到哪里去？是去吃饭？还是喝茶，还是回到哪个的宿舍？她心中的嫉妒之火便一跃一跃升腾起来了。她甚至想着他们两个会……那自己上千个夜里翻来覆去的梦幻和臆想竟蒙太奇般涌进了脑海。……呵！杨伟声，一个赤裸裸的杨伟声，一个浑身充满浓烈的男人味、浑身筋骨勃动的杨伟声！她想像着，闭着眼，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到了双腿处。口里喃喃道：“不！伟声，你是我的！你千万别给嘉仪那个小妖精啊！……”

其实，刘冰茜应该是幸福的，她有一个圆满和睦的家。父亲刘翔鹤是港星公司的前任总经理，表面上是退居二线，实际他手中仍握着公司大权，杨伟声的实际职位是代理总经理，刘翔鹤在把位置让给他时就把一切表达得很明了。对公司一些有关重大决策的事情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他近乎垂帘听政、手握大权的昔日慈禧。他使杨伟声在诸多事务上放不开手脚，似乎刘翔鹤是他是操纵者，而他是刘翔鹤所操纵的傀儡，而实际又未尝不是如此？这也是杨伟声一筹莫展的原因之一吧。

但刘翔鹤自有他的目的，之所以不给杨伟声实权，其实还是为了他的爱女，他视若掌中明珠的爱女——刘冰茜。

他掌中有两颗明珠。小女刘郁雯是另外的一颗。她们都是年轻气盛的，而且皆因出自豪门而出类拔萃。



狂妄女人

是晴朗的一天。黎明的光曦透过林荫密密的绿叶缝中射下来，形成金色的光束。空气中悬浮着薄薄的雾，远远近近的人，衬着良辰美景，真是相得益彰，美不胜收。

晨跑是嘉仪多年养成的好习惯，此刻，她如一道美丽而矫健的风景。身着俏皮的短衣短裤，一双洁白的运动鞋。她不疾不慢地跑着，挺拔的胸峰有节奏地随着足音轻轻在弹跳。

过了一会儿，有几许累了，嘉仪就停下来，坐在路旁的长椅上，准备好好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清晨空气的馨香令她陶醉。她阖上眼睛，嘴角露出一丝迷人的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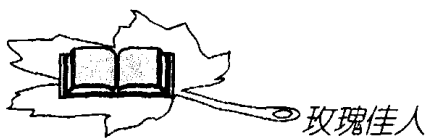
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了她跟前，她忙睁开眼睛。噢，是他！

“小威？”嘉仪惊异之余笑道，“怎么，你也到公园来锻炼？”

小威姓柯，二十三岁，不折不扣一个帅男孩。加之公安局警官的身份，更令他英气浑身。

“怎么，我就不能到公园来？”

“噢，谢谢！”嘉仪接过饮料，“我当然没理由干涉你，不过在我记忆里，你似乎很少出来晨跑。你不是说过，你是个嗜睡虫吗？怎么，要从此完善和改变自己？”嘉仪笑着说，边喝了一口饮料。



柯小威太清楚自己的动机，他用一双湖水般的眼睛注视着嘉仪。半晌，才缓缓说道：

“当然，嘉仪，我必须完善自己。否则，就更没有理由喜欢这么完美的女孩。”柯小威的声音忽然变得严肃而认真。

嘉仪一怔，随即说道：“是啊，完美无瑕，纯情少女。我真为郁雯感到高兴，得到你的垂青，这真是一种幸福。对了，怎么没和郁雯一起来？”

柯小威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即而说道：

“嘉仪，其实你心里清楚我指的是谁。不要总提郁雯，你知道我心里喜欢的是……”

话还没有说完，嘉仪就惊呼：

“你看，那不是郁雯是谁？”嘉仪手指前方，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孩出现在两个人的视野里。她径直向柯小威这边走来。留着含羞发式的她理了一下秀发，轻启朱唇：

“小威，嘉仪，早上好！”

“郁雯，你也来这里？”嘉仪露出明丽的笑容。

“是啊，真巧。”郁雯的笑容有些牵强，之后转向小威，说：

“小威，和我去溜旱冰，有没有兴致？”一言刚了，她便意识到了自己的疏漏，于是未等小威开口，她便面向嘉仪：

“嘉仪也一起去吧？”

“是啊，嘉仪，去吧，你答应我就答应。”小威兴致大增。

嘉仪莞尔一笑，“谢谢郁雯的好意。非常抱歉，今天我



有约。”

小威颓唐下来，刘郁雯却笑道：“既然嘉仪有约，我们就不强人所难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兵分两路吧，嗯？”郁雯挽着小威的一只胳膊，“走了啦！”

小威一脸为难，转过脸看看嘉仪，苦笑了一下，便和郁雯他们走去。

“Bye——，嘉仪！”郁雯向嘉仪告别，“去我家玩哦，嘉仪小姐！”

“Bye——！”嘉仪笑着看他们远去。

一阵汽笛声传来，小威转过头，只见嘉仪身旁停下一辆黑色豪华型林肯轿车。车门打开，便走下一位西装笔挺，英俊高大，极具魅力的男人。

“嗨，不折不扣的一对璧人，天造地设。”刘郁雯不禁叹道。“都说‘只羡鸳鸯不羡仙’，这一对，既称得上仙，又是鸳鸯，羡慕不过来了！”郁雯调皮地说，“小威，你说呢？”

柯小威这才收回目光，苦涩地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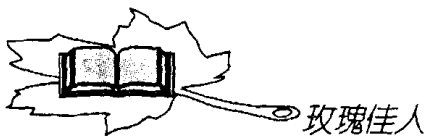
杨伟声住的是一套豪华公寓，房间里的设计很有个性。伟声和嘉仪坐在一楼客厅的沙发上，那个年纪四五十岁的妇人——伟声的姨妈便端上饮品和芒果等，并彬彬有礼地说：

“周小姐随使用，不要客气。”

“谢谢姨妈。”嘉仪和声说。

姨妈是个寡居多年的人，善良的伟声于是便把她接到自己身边，彼此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二人还没有说上几句话，高跟鞋撞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忽然传入耳际。二人循声望去，从一旁的房间里款款走出了



一个女人。显然，她是经过精心装扮的，浑身上下都修饰得无懈可击，她的脸上还挂着笑容，笑得明艳照人。

嘉仪一惊，探询的目光看看杨伟声。杨伟声一惊，随即马上招呼道：

“刘冰茜，来坐坐坐！你来咋不通知我一声？”

“通知？”刘冰茜笑了，“有必要吗？我的到来很突然是吧？其实，”她径自走到杨伟声身旁的沙发上坐下，继续说道：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来看看你，没想到周小姐也光临这里，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刘冰茜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大口。既而吐出来一个大大圆圆的烟圈，烟圈淡化，她使用一种令人揣摩不透的目光睨着杨伟声，这令杨伟声如坐针毡。

半晌，刘冰茜开了腔：

“杨总经理，今天我到你这里来，不是来找你谈公事的，有点私事，有点别人不该听到的私事。”她瞥了一眼周嘉仪，恰好与嘉仪的目光相撞。知趣的嘉仪站起身，说：

“伟声，既然这样，我……我先回去吧。”

“嘉仪，你别走。刘经理，嘉仪是我的助理，她没有必要回避吧？”他示意嘉仪坐在沙发上。

“哦？”刘冰茜故作惊诧，“你是说，我们之间谈事，周小姐要候在一边？杨总经理，别忘了自己的身分！”

杨伟声苦笑，“身分？听你刚才对我谈话这种口气，我都扑朔迷离，搞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分了！”

“我可以告诉你，关于总经理，你我二人都不是。港星



公司不是国营企业。我只能说，现在的总经理是我父亲，而且在他老人家没有发话之前，谁也没权利主宰公司大权。再有，你我二人只是他的左膀右臂。这些，我想你比我清楚。”刘冰茜将烟蒂熄灭在烟灰缸里，便将目光定在那烟灰缸上，烟灰缸设计得十分别致，玫瑰花的外型，纤巧美观。

杨伟声喟叹一声，说：

“不错，刘总早就和我说过，我只是公司代理总经理，然而窥一斑可知全豹，你们刘家父女二人才是真正的港星公司首脑！我杨伟声在这里是打工的！”他有几许愠色，然而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刘冰茜将目光从烟灰缸上移到杨伟声刚毅英俊的脸上，笑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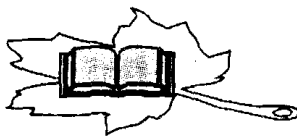
“你知道就好，但是你完全有实力操纵公司大权，只是你不向那个方向努力。而且，最近或者更早，我发现你好像被什么人冲昏了头脑是吧？”

面对这样一个咄咄逼人，却又得罪不起的女人，杨伟声真是束手无策。更可恶的是她居然揶揄杨伟声的恋爱这方面，他便有些忍无可忍，从沙发上站起来，背向刘冰茜说道：

“刘经理，没有听错的话，你好像有些所谓的什么‘私事’要和我谈，不知这‘私事’说没说？”

“当然还没有说。”刘冰茜瞥向嘉仪一眼，说道：

“既然杨总不避讳，我也没必要讳莫如深，这事要说大也不大，对于整个公司而言，或许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要说小呢，恐怕也不小，对你杨总而言，应该是件近乎历史



性的大事。我也不跟你绕了，你先看看这个，”刘冰茜从随身的小皮包中取出一份文件，递给杨伟声。继续说：

“我父亲无法容忍他的代理总经理在公司里公然谈恋爱，更重要的是和自己的助理。这似乎有失风范。父亲担心你们误了公司业务，所以又给你引荐了一位助理……”

此时的杨伟声，应该怒发冲冠，暴跳如雷才对。然而他却表现得十分从容不迫，他心不在焉地看完那介绍信抑或任命书上面的文字，便盯住刘冰茜，说：

“那么嘉仪呢？你们准备把她安排到哪里？”

“至于周小姐嘛……”刘冰茜睨视一眼嘉仪，说：

“做我的助理，”刘冰茜又笑了，微微一笑，“也就是做本公司副总经理助理。重申一句，这所有的所有，都是我父亲的意思。不相信的话可以去他老人家那里核实。”

伟声和嘉仪对视一下，嘉仪面露难色，显出极其的不情愿。然而在港星公司里面，刘翔鹤就是一位太上皇，方才刘冰茜的话，是不可抗拒的。只要是港星公司里面的职员，都要任凭刘翔鹤调遣。所以此时的伟声和嘉仪便只有顺从。

“私事也是公事，其实说是私事，主要目的是为了不影响周小姐的心情，然而……”刘冰茜牵牵嘴角，“算了，该说的我已经说完，我该走了……对了，再告诉你一声，新任总经理助理明天就上任，麻烦周小姐临走之前把写字间收拾一下，另外有些业务也需要交接。”

刘冰茜径自走向门口，回身说道：

“二位，再见。”便离开杨伟声家。

嘉仪坐下来，用手理了一下披肩长发，说道：“伟声，